



全本·详注·精译

淮南子 译注

〔汉〕刘安 著
陈广忠 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本·详注·精译

淮南子译注
上

〔汉〕刘安 著
陈广忠 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淮南子译注 / (汉)刘安著; 陈广忠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325-8229-7

I. ①淮… II. ①刘… ②陈… III. ①杂家—中国—
西汉时代②《淮南子》—译文③《淮南子》—注释 IV.
①B2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5916 号

淮南子译注

(全二册)

[汉]刘安 著

陈广忠 译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20 印张 49.4 插页 4 字数 1,076,000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978-7-5325-8229-7

B · 965 定价: 83.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前言

《诗》云：“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淮南子·脩务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人生短暂。我从1980年孟秋涉足《淮南子》，寒来暑往，转瞬之间，已从热血青年跨入“耳顺”之年。35年来，已出版了28部专著（独著23部，合著5部）。《淮南子》研究有15部著作行世：《淮南子译注》（1990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刘安评传》（1995年，广西教育出版社）、《淮南子科技思想》（2000年，安徽大学出版社）、《淮南子斟论》（2008年，黄山书社）等。其中中华书局已出版3部：《全本全注全译淮南子》（2012年）、《传世经典文白对照淮南子》（2014年）、《中华经典藏书淮南子》（201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出版北宋本《淮南子》点校本等2部。其中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淮南子译注》一书，写于1985年，1990年出版。全书80万字。这是中国第一部今译今注本。时隔25年之后，我又完成的这部《淮南子译注》，同吉林文史出版社版《译注》相比，有哪些主要不同呢？

其一，选用版本不同。

吉林文史出版社版《淮南子译注》采用的底本是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武进庄逵吉本，用作参校的是刘文典本。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

《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清儒首治此书者为庄伯鸿（逵吉），当乾隆末，用道藏本校俗本，而以案语申己见，虽名校实兼注也。自庄书出，而诵习本书者认为唯一之善本，盖百余年。最近则刘叔雅（文典）著《淮南鸿烈集解》二十一卷，博采先辈之说，参以己所心得，又从《御览》、《选注》等书采辑佚文佚注甚备，价值足以与王氏《荀子集解》相埒。

梁大师对庄本、刘本的评价，后代学者看法多有不同。于大成《淮南王书考》列举五家评议，云：黄丕烈斥庄逵吉为“庸妄人”。顾广圻谓其书“全

无一是一”。王念孙谓其“未晓文义，而辄行删改，妄生异说”。吴则虞以为其大耑有五：“一曰底本不明也。二曰误从俗本。三曰注文与正文间隔。四曰引类书之不备。五曰校字疏失，更仆难数。”郑良树谓其过尚不止此，更有三耑：“六曰改今从古。七曰妄言曲说。八曰删省注文。”而于大成的看法是：“庄氏所校，固不得谓之善本，然在晚明清初缪本充斥之际，得此本出而矫之，亦足以一清学者耳目。”但他认为庄本不是“善本”。对于刘本，1998年安徽大学出版社与云南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淮南鸿烈集解》，我写下“校记”360多例。当然，庄本、刘本对《淮南子》的流传和研究，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然作为供研究使用的“底本”，则不能称为“善本”。

本书《淮南子译注》采用的底本是北宋小字二十一卷本，上海涵芬楼景印刘泖生钞本，收在《四部丛刊·子部》中。用作对校的是明正统十年（1445）《道藏》二十八卷本，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道藏辑要》本，用作参校的有明刘绩《补注》本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北宋本与《道藏》本，皆为时代最早、最为完整与原始之“善本”。清代校勘学家顾广圻谓北宋本为“当日最善之本”，远出《道藏》本之上。当代台湾学者王叔岷认为北宋本优于《道藏》本，“惜其中颇多讹误耳”（《跋日本古钞卷子本淮南鸿烈兵略间诂第廿》）。

北宋本与诸本多有不同，其中不乏精到之处，且保留北宋之前旧貌。如《原道训》：“源流泉滂，冲而徐盈。”高诱注：“滂，涌也。”其正文中的“滂”字，《道藏》本、《道藏辑要》本、刘绩《补注》本、《汉魏丛书》本、庄逵吉本正文及注文皆作“淳”。淳，《广韵》“没”韵：“淳然兴作。”《尔雅·释诂下》：“淳，作也。”即兴起义。与文义不合。滂，《说文》：“沛也。”徐锴《系传》：“水广及兑。”指水盛涌出。《玉篇》：“滂，滂沱也。”知以“滂”字为胜。

再如《道应训》：“七日，石乞入曰。”《道藏》本、《道藏辑要》本、刘绩《补注》本、庄逵吉本“乞”皆作“乙”。王念孙《读书杂志》：“石乙”当为“石乞”，字之误也。（“乞”即“气”之省文，非从“乙”声，不得通作“乙”）《人间篇》及《左传》哀十六年、《史记·楚世家》、《伍子胥传》、《墨子·非儒篇》、《吕氏春秋·分职篇》皆作“石乞”。陈按：北宋本是，其余诸本皆经过改动。

其二，校勘方法的理念不同。

清末民初学者叶德辉，在《藏书十约·校勘》中，把校法分为“死校”、“活校”两种。“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顾千里、黄尧圃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

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卢抱经、孙渊如所刻之书是也”。当代学者陈垣《校勘学释例》中有《校法四则》，归纳为本校、对校、他校、理校四种。“活校”是广义的理校。因为校勘方法的理念不同，清代校勘学家遂分为两派：一派重视对校，辅以他校，重在存真，以顾广圻为代表；一派重视理校，参用他校法，强调校改，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两种校勘方法的争论，影响至今。以庄逵吉本、刘文典本与北宋本、《道藏》本对校，知庄、刘皆采用活校之法，已远非《道藏》本之旧。

吉林文史出版社版《淮南子译注》对版本讹、脱、衍、倒的处理，采用理校之法，因此失误较多。而本版《淮南子译注》则采用“死校”与理校相结合之法，重在存真，尽量不改变原本旧貌，以求给后人留下一个真实的北宋本；而对其失误，也进行了校正。对其校勘结果的处理，采用的是底本附校勘记形式。

如庄逵吉本《说林训》：“钓者静之，罟者扣舟，罟者抑之，罟者举之，为之异，得鱼一也。”王念孙《读书杂志》：“罟”非取鱼之具，《意林》、《埤雅》及《初学记·武部》、《太平御览·资产部》十四引此，并作“罟者举之”，是也。“罟”者举罟而得鱼，故言“举”。郑良树《淮南子斟理》：《韵府群玉》十五引此，亦作“罟者举之”。于大成《说林校释》：《诸子类语》四引，“罟”亦作“罟”。陈按：北宋本“罟”作“罟”。罟，《广韵》“霁”韵：“挂也。”《玉篇》：“罟，罟碍也。”罟，《说文》：“鱼网也。”王筠《说文句读》引《风土记》：“罟，树四柱而张网于水中，如蜘蛛之网，方而不圆。”知北宋本是，庄本误。

再如庄逵吉本《说山训》：“三人成市虎，一里能挠椎。”北宋本“椎”作“推”。《释名·释用器》：“椎，推也。”知“推”可通“椎”，“推”又是“椎”的声训义，“推”字不误。

其三，考证的力度不同。

吉林文史出版社版《淮南子译注》的注释部分，基本采摭许慎、高诱旧注。对版本的失误，音义的辨证，皆未作深究。而本版《淮南子译注》则对版本的不同，许慎、高诱注的考释，文献的征引等方面，则多有增加。

如《原道训》：“刘览偏照，复守以全。”吉林文史出版社版《译注》注释：“偏：远。”本版《译注》：偏，通“徧”，周遍。按：马宗霍《淮南旧注参正》：《后汉书·东夷传赞》李贤注云：“徧，远也。”亦合本文之义。而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徧，段借为徧”。《说文》：“徧，颇也。”“徧，币也。”知北宋本用借字，其本字当作“徧”。即周遍义。

再如《原道训》：“扶摇扞抱羊角而上。”吉林文史出版社版《译注》注释：“扞：旋，转。扶摇：盘旋而起的旋风。羊角：曲折上升的旋风。”而本版《译注》的注释是：扶摇：盘旋而起的暴风。《庄子·逍遥游》：“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扞抱：旋转曲折。《广雅·释训》：“轸轅，转戾也。”《集韵》“职”韵：“轅，《博雅》：轸轅，转戾也。”“扞抱”当作“扞抱”。并见《精神训》、《本经训》，“抱”字皆误。陈按：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已对此进行了辨析。

其四，译文的准确度有所提高。

近代学者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汉语与外文对译“信、达、雅”的要求。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是十分艰难的。不仅要具有广博的知识，还要有汉语言文字的坚实功底。

如《说林训》：“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则弗得，数之则弗中，正在疏数之间。”吉林文史出版社版《译注》译文：“大凡用人的方法，就像用燧取火一样，迟缓了就得不到火，次数多了就不能打中，正好在快慢、次数适中的时候，才能燃着。”这个译文的依据是高诱注：“疏，犹迟也。数，犹疾也。”而高氏的注释缺乏科学性。此言阳燧聚焦取火，与快、慢无关。《孔子家语·贤君》王肃注：“数，近；疏，远。”《玉篇》：“疏，远也。”本版《译注》的译文是：“大凡用人的方法，就像用燧取火一样，距离它远了就得不到火，距离它近了就不能得中，正好在远近适中（即焦点）的时候，才能燃着。”

《淮南子》冠绝一世。绚丽多姿的文采，吞吐天地、雄视八方的阔大气势，书中体现的汉初黄老道家的进取精神和恢宏气度，以及深邃的哲理，连珠似的妙语，博大精深的思想，很自然成为“文宗秦汉”散文的代表作。《淮南子》如冰山之雪莲，探幽寻秘，需越崇山峻岭，破艰难险阻，方能得其芳芬。《淮南子》又如尘世之桂花，山间湖畔，荒郊旷野，不时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淮南子》流行两千多年，倾倒了古今中外无数的文人骚客。这里有东汉的许慎、马融、卢植、高诱、延笃，宋代苏颂、高似孙、黄震，明代刘绩、张焘如、王鏊、焦竑、朱东光、茅一桂、王夫之，清代黄丕烈、惠栋、顾广圻、陈奂、王念孙、钱塘、庄逵吉、卢文弨、汪文台、孙诒让、陶方琦、曾国藩、俞樾，近代章太炎、吴汝纶、梁启超、王国维，现当代胡适、刘文典、刘家立、蒋礼鸿、于大成、刘典爵、吴则虞、吴承仕、杨树达、刘盼遂、马宗霍，王叔岷、郑良树，日本池田知久、美国安乐哲、加拿大白光华，等等。我想，《淮南子》独特的思想体系，独立的思维模式，超越时代的创新理念，驰骋天地的绝代鸿文，这是它在千百年的大浪淘沙中，永不泯灭的根本原因。

学术创新的著作是怎样产生的？“隐忍苟活”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仲尼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违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中国古代的学术创新，就是由这些囚禁者、流浪者、放逐者、身残者、受刑者、贬谪者、发愤者等，用智慧、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其著述方成为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的丰碑。而作为小小诸侯王的刘安，面对着：妙龄祖母赵美人的吞金自逝，年轻父亲刘长的绝食毙命；宫廷斗争的永无休止，暗无天日；秦汉战争的腥风血雨，生灵涂炭；“文景之治”的相对稳定与隐藏的深刻的社会矛盾……凡此种种，都促使这位饱学的侯王，不断思索着天下长治久安的良策，于是这部融黄老道家的自然天道观、儒家的仁政学说、法家的进步历史观、阴阳家的阴阳变化理论以及兵家战略战术等各家思想精华为一体的传世之作，便应运而生了。

南宋史学家高似孙在《子略》中称淮南王刘安为“天下奇才”，当代学者胡适在《淮南鸿烈集解·序》中誉《淮南子》为“绝代奇书”。“奇才”、“奇书”，必将吸引海内外更多的探“奇”者，加入到《淮南子》研究的行列之中。

陈广忠

2016年春节于安徽大学草野居

说明

一、本书采用的底本是上海涵芬楼景印刘泃生影写北宋本（《四部丛刊·子部》）。用作对校的有明《道藏》本、清《道藏辑要》本，用作参校的有明刘绩《补注》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庄逵吉本等，并参考古今中外数十种《淮南子》研究资料。本书精心校勘，力求保持宋本原貌，而又融会作者最新研究成果。

二、对景宋本注文的处理，采用北宋苏颂《校淮南子题序》、清劳格《读书杂识》、清陶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诂》、清陆心源《仪顾堂集》之观点，认为《繆称》、《齐俗》、《道应》、《诠言》、《兵略》、《人间》、《泰族》、《要略》八篇为许慎注，其余十三篇为高诱注。然二注已多有相掺。

三、版本之误用（ ）表示，用〔 〕改正，如《天文训》：“是谓下（春）〔春〕。”衍文用（ ）表示，如《天文训》：“道（曰规）始于一。”脱文用〔 〕表示，如《原道训》：“夫精〔神〕气志者。”

四、考释与注文力求简明准确。译文分直译和意译两种，而以直译为主。本书基本采取句句对译的形式，使古今文义一目了然。个别地方为了句意完整，译文有所补充，用（ ）标识，以示区别。

五、对本书正文的分章析句，分歧颇多。本书分段，基本以韵段为主，并参照其他版本，斟酌而成。

六、本书采用标准的简化字。文中出现的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除通假、古今字基本保持原貌外，异体字大多以简化字取代。由于校勘需要、繁简字对应有误、繁简字无法对应等原因，保留了少量的异体字和繁体字。

七、对景宋本中的北宋避讳字，如匡、筐、玄、弦、眩、炫、敬、撒、境、镜、朗、殷、恒、贞的缺笔，本书皆已恢复正字。对避孙吴、隋、唐之讳，则保存原貌。

目 录

前言 陈广忠 / 1

说明 / 1

- 第一卷 原道训 / 1
第二卷 俶真训 / 42
第三卷 天文训 / 78
第四卷 地形训 / 142
第五卷 时则训 / 177
第六卷 览冥训 / 224
第七卷 精神训 / 249
第八卷 本经训 / 281
第九卷 主术训 / 310
第十卷 缪称训 / 378
第十一卷 齐俗训 / 425
第十二卷 道应训 / 475
第十三卷 汜论训 / 542
第十四卷 诠言训 / 599
第十五卷 兵略训 / 643
第十六卷 说山训 / 694
第十七卷 说林训 / 741

第十八卷 人间训 / 788

第十九卷 脩务训 / 852

第二十卷 泰族训 / 890

第二十一卷 要略 / 947

参考文献 / 975

第一卷 原道训

【题解】

《淮南子》中的“道”，指的是自然规律和宇宙本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空间上包容一切，时间上无穷无尽。它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此治政要实行“无为而治”。作者对“无为”、“无不为”、“无治”、“无不治”等流行说法，重新进行了界定，并赋予了新的内涵，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论。同时，作者表达了道家的“真”、“静”人性观：“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而与此有关的生命问题，作者认为形、气、神为生命三大要素，互相依存，而“神为之使”。作者强调只有掌握“道”的规律，才能适应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的发展变化。全书以探索“道”之“原”开篇，并以其为核心贯穿全书，充分显示了《淮南子》立论之宏伟、包容之广大及体例之缜密。

陶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话》：序目有“因以题篇”语，乃高注本也。与旧辑许君残注本较之，说多异。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栝八极；^[1]高不可际，深不可测。^[2]包裹天地，禀授无形；^[3]原流泉滂，冲而徐盈；^[4]混混汨汨，浊而徐清。^[5]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6]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7]舒之幌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8]约而能张，幽而能明；^[9]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含阴阳，絃宇宙而章三光。^[10]甚淖而澍，甚纤而微；^[11]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12]神与化游，以抚四方。

是故能天运地滞，轮转而无废；^[13]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风兴云蒸，事无不应；^[14]雷声雨降，并应无穷。^[15]鬼出电入，龙兴鸾集；^[16]钧旋毂转，周而复匝。^[17]已雕已琢，还反于朴。^[18]无为为之，而合于道；^[19]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于和；^[20]有万不同，而便于性。神托于秋毫

之(未)[末],而大与宇宙之总。^[21]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节四时而调五行;^[22]响谕覆育,万物群生。^[23]润于草木,浸于金石;禽兽硕大,豪毛润泽;^[24]羽翼奋也,角觫生也。^[25]兽胎不臧,鸟卵不(鰾)[鰾]。^[26]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27]虹霓不出,贼星不行,含德之所致。^[28]

【注释】

[1] 道:指自然规律和宇宙本原。廓:张大。《尔雅·释诂上》:“廓,大也。”栝:通“拓”。《小尔雅·广诂》:“拓,开也。”即扩大义。八极:八方极远之处。

[2] 际:高诱注:“至也。”陈按:即到达义。

[3] 禀授:给予。无形:高诱注:“万物之未形也。”

[4] 原:水源。滂:《说文》:“沛也。”指水盛涌出。《道藏》本、刘绩《补注》本作“淳”。冲:通“盅”。《说文》:“盅,器虚也。”即空虚义。

[5] 混混:水流不绝的样子。《广雅·释训》:“混混,流也。”汨汨:水流声。

[6] 植:树立。《方言》卷十二:“植,立也。”塞:充满。弥:高诱注:“犹络也。”按:通“縻”。《说文》:“縻,牛辔也。”引申为牵系义。

[7] 施:使用。“无所朝夕”:黄锡禧本作“无朝夕盛衰”。指“道”永恒,无时间、空间之变化。

[8] 舒:舒散。幙:《说文》:“幔也。”即覆盖义。六合:高诱注:“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秋与季春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故曰六合。言满天地间也。一曰四方上下为六合。”一握:一把。《周易·萃卦》孔颖达疏:“一握,小之貌也。”

[9] 约:缠束。幽:幽暗。

[10] 四维:即四角、四隅。絃:《广雅·释器》:“索也。”《集韵》“霰”韵:“絃,绳也。”即维系义。《道藏》本、刘绩《补注》本作“纆”。宇宙:高诱注:“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按:指时间和空间。《文子·自然篇》作“往古来今曰宙”。章:通“彰”,显明。三光:指日、月、星。

[11] 淖:《说文》:“泥也。”溇:《说文》:“多汁也。”淖溇,指柔和的样子。

[12] 二皇:指伏羲、神农。

[13] 运:运行。滞:停止。天运地滞,记述的是盖天说,即“天圆地

方”。 废：休止。

[14] 应：相应。

[15] 声：指雷鸣。 穷：终结、尽头义。

[16] 鬼出：高诱注：“言无踪迹也。” 电入：高诱注：“言其疾也。”

[17] 钧：制造陶器所用的转轮。 毂：车毂。 匝：周还。

[18] 朴：《说文》：“木素也。”《老子》中指原始自然质朴的存在，即指“道”。《老子》二十八章：“朴散则为器。”

[19] 无为：指顺应自然规律。

[20] 恬愉：安静，安适。 矜：《道藏》本作“矜”，刘绩《补注》本作“矜”。古作“矜”。《说文》段玉裁注：“各本篆作矜。今依汉石经《论语》、溧水校官碑、魏受禅表皆作‘矜’正之。”《本经训》高诱注：“矜，自大也。”

[21] 神：精神。 “末”：《道藏》本、刘绩《补注》本皆作“末”。当正。秋毫之末：喻极微细的事物。 宇宙之总：即天地之总和。

[22] 优：高诱注：“柔也。”按：即和柔义。 和：和调。 四时：四季。五行：金木水火土。

[23] 响谕：通“煦妪”，温恤之义。 育：生长。

[24] 硕：《玉篇》：“大也。”

[25] 奋：健壮。 角觫：“角”指鹿角，“觫”指麋角。

[26] 𪚩：兽未出生而死。 “𪚩”：《道藏》本、《道藏辑要》本、刘绩《补注》本同。当正。《说文》：“𪚩，卵不孚也。”𪚩，形似而误。𪚩，鸟卵孵不出。

[27] 孤：无父曰孤。 孀：指寡妇。

[28] 贼星：妖星。 含：含怀。

【译文】

道，覆盖上天，运载大地，扩展到四方，延绵到八极；高度不能够到达，深度不能够测量；包容天地，施予万物；像泉水涓涓流淌，由空虚却能逐渐充实；似急流汹涌，由混浊却能逐渐澄清。因此把它直立起来，可以充满天地；把它横放着，可以布满四海。使用它无穷无尽，而永远没有盛衰。舒展起来可以覆盖六合，卷拢起来还不满一把。捆束起来却能够张大，幽暗之时却能大放光明；弱小的时候却能强大，柔软的时候却能刚强；横贯着天地而包含着阴阳，维系着宇宙而使日月星发光。极其柔和，非常细微；山岳依靠它而高耸，潭渊凭借它而变深；野兽依靠它而奔跑，鸟类凭借它而高飞；日月依靠它而放光明，星辰凭借它而运行；麒麟依靠

它而出游，凤凰凭借它而翱翔。远古伏羲、神农两位帝王，掌握了“道”的枢要，而处在天地的中央；精神和万物变化相结合，来安抚天下之民。

因此能使上天运行而大地不动，像车轮绕轴运行永不休止，像水流向下不会停息，和万物共相终始。如同风起便会云升，事物中没有不是互相应和的；像雷声轰鸣大雨便要降落，同时应对不会停止；像鬼魂出现没有踪迹，像闪电那样迅疾；似神龙兴起，鸾鸟聚集；像钧轮旋转车毂运行，周而复始；虽经雕琢刻画，还仍然保持质朴本色。二王不加做作而作出的事情，都符合“道”的规律；不加修饰而发表的言论，都和“德”相通。安适而不自傲，上下得到和谐。万事万物虽有不同，而都符合人的天性。精神虽然有时处在细微之处，而扩大时却超过天地的总和。他的美德覆盖着天地而协调着阴阳，节制四时而调和五行；温恤化育，万物一起生长；滋润了草木，浸透到金石之中；飞禽走兽健壮肥大，羽毛光泽润滑。鸟类翅膀强硬，鹿、麋之类得到生养。野兽怀妊无死胎，鸟儿孵卵无不出。父亲没有丧子的忧愁，兄长也没有失弟的悲哀。孩童不会成为孤儿，妇人不会做寡妇；虹霓不会出现，妖星不会运行，这是二王含怀的德泽造成的。

夫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1] 跛行喙息，蠓飞蠕动，待而后生，莫之知德；^[2] 待之后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誉，用而败者不能非；收聚畜积而不加富，布施稟授而不益贫；旋县而不可究，纤微而不可勤；^[3] 累之而不高，堕之而不下；益之而不众，损之而不寡；斫之而不薄，杀之而不残；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浅。忽兮恍兮，不可为象兮；^[4] 恍兮忽兮，用不屈兮；^[5] 幽兮冥兮，应无形兮；^[6] 遂兮洞兮，不虚动兮；^[7] 与刚柔卷舒兮，与阴阳俯仰兮。^[8]

【注释】

[1] 太上：指最高的。 化像：自然造化而生成的物像。

[2] 跛行：用足行走。 喙息：用嘴呼吸。 蠓飞：指虫类飞行。 蠕动：爬行的虫类。

[3] “旋县”：王念孙《读书杂志》认为“县”当为“縣”。《说文》“縣，联微也”。《广雅》“縣，小也”。“旋”亦“小”也。于省吾《淮南子新证》认为“注及王说”并误。“旋县”应读如字。县、悬古今字。于大成《淮南杂志补正》认为：“旋”疑当为“浮”，字之误也。按：旋县，叠韵连绵词，状微小之貌。

勤：穷尽。

[4] 忽怳：高诱注：“无形貌也。” 象：形象。

[5] 屈：高诱注：“竭也。” 按：即枯竭义。

[6] 幽冥：高诱注：“渺茫貌。” 按：以上数句化自《老子》二十一章，《文子·道原篇》略同。

[7] 邃、洞：深远的样子。《楚辞·离骚》王逸注：“邃，深也。” 遂，通“邃”。

[8] 卷舒：屈伸之义。 俯仰：即升降。

【译文】

最高的道，产生万物却不据为己有，化生成万物的形象却不去主宰。那些用脚行走用嘴呼吸的动物，飞行和爬行的昆虫类，依靠它然后才能产生，但是没有什么动物感戴它的恩德；依赖它而后死去，也没有哪一类怨恨它。得到利益的人不能够赞誉它，采用它而失败的人也不去非难它；收敛积聚而“道”不增加财富，施舍赈救也不会增加贫困；极其渺小而无法深究，极其细微而又没有穷尽；累叠它而不会增高，堕毁它也不会倒下；使它增益却不见多，使它削弱而又不会减少；砍削它不会变薄，杀戮它不会伤残；挖凿它而不会变深，堵塞它而不会变浅。若有若无呵，不能够描绘形象呵；似存似亡呵，使用不会枯竭呵；渺渺茫茫呵，对应没有形体呵；幽深难测呵，运动有规律呵；和刚柔一起屈伸呵，与阴阳一起升降呵。

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霓；^[1]游微雾，骛怳忽；^[2]历远弥高以极往，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景；扶摇扞抱羊角而上，经纪山川，蹈腾昆仑；^[3]排闾阖，沦天门。^[4]末世之御，虽有轻车良马，劲策利鞅，不能与之争先。^[5]

【注释】

[1] 冯夷、大丙：“夷”又作“迟”。“丙”又作“白”。二人为传说中的仙人。一说为河神。夷、迟，上古音声近、韵同；丙、白，上古音声近、韵近，皆可通假。“乘云车”二句：王念孙《读书杂志》云：《太平御览·天部》十四引此作“乘雷车”。“入云霓”，《文选·〈七发〉》李善注引《淮南子》作“六云霓”。

[2] 微雾：天之微气。 骛：奔驰。 怳忽：无形之象。

[3] 扶摇：盘旋而起的暴风。《庄子·逍遥游》：“抔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扞抱”：旋转曲折。《广雅·释训》：“轸轳，转戾也。”《集韵》“职”韵：“轳，《博雅》：轸轳，转戾也。”“扞抱”，当作“扞抱”。并见《精神训》、《本经训》，“抱”字皆误。羊角：俞樾《诸子平议》：“扶摇也，羊角也，皆风也。”指曲折上行的旋风。经：行。纪：通。蹈：踏。腾：上。昆仑：高诱注：“山名也。在西北，其高万九千里，河之所出。”

[4] 排：推开。闾阖：高诱注：“始升天之门也。”按：许慎《说文》：“闾，天门也。楚人名门曰闾阖。”知为楚语。沦：进入。天门：高诱注：“上帝所居紫微宫门也。”

[5] 策：马鞭。“鍜”：《道藏》本同，刘绩《补注》本作“鍜”。陶方琦《淮南许注异同话》：《列子·释文》许注：“鍜，马策端有利针，所以刺不前也。”按：知“鍜”字形误，当作“鍜”。《四库全书》本作“鍜”，亦误。

【译文】

从前冯夷、大丙的御术，乘着雷车，用六条云螭为马，行走在微气之中，奔驰在浩渺的太空。经过又高又远之处，而驰往无尽之地。踏过霜雪而没有痕迹，日光照射而没有影子，随着旋转而上的扶摇、羊角大风向上飞行。穿过高山大川，踏上昆仑仙境；推开登天之门，进入到天帝所居宫门。末世的驾驭者，即使有轻便车子、上等好马、坚固的鞭子、锋利的刺针，也不能和他们争个先后。

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澹然无虑；^[1]以天为盖，以地为舆；^[2]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凌霄，与造化者俱；^[3]纵志舒节，以驰大区；^[4]可以步而步，可以骤而骤；^[5]（今）[令]雨师洒道，使风伯扫尘；^[6]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上游于霄霓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7]刘览偏照，复守以全；^[8]经营四隅，还反于枢。^[9]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阴阳为御，则无不备也。是故疾而不摇，远而不劳；^[10]四支不动，聪明不损，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11]执道要之柄，而游于无穷之地。^[12]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13]万物之变，不可究也，秉其要归之趣。^[14]夫镜水之与形接也，不设智故，而方圆曲直弗能逃也。^[15]是故响不肆应，而景不一设；叫呼仿佛，默然自得。^[16]